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潍坊晚报

2024年11月27日

星期二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
编辑：石凤华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王明才

前几天，我和妻回家探望父母，隔老远，便望见小院的平房里冒出淡淡的烟。及至家中，见母亲正忙着烙饼，父亲则蹲坐一旁帮母亲烧鏊子。看到我们，母亲从鏊子上揭起烙好的面饼，一撕两半，分别递到我和妻的手里。热乎乎的薄面饼散发出的麦香味扑鼻而来，我咬了一口，一切都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

父母还住在农村的老屋，这些年，我们姐弟都想着把年迈的他们接到城里，但他们坚决不肯。我们知道，他们是不想给我们添麻烦。好在老家离城里不远，交通也方便。于是，我们帮父母翻新了房子，父母所种的那几亩地也被我们强行做主转包给了别人，我们以为这样父母就可以在老家享清福了。

不曾想，不种地后，父母的生活变得单调，两人又没啥爱好，整天窝在家里，渐渐变得木讷和呆滞。有时我们回去，父母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的，好似没什么话可说，一副暮气沉沉的样子。先前我们走时，父母总会兴冲冲地把新收的粮食、刚摘的瓜果或新鲜的蔬菜大包小包地往我们的车里塞，可如今他们只是站在那里，木然地冲我们挥着手。每当从后视镜里望到他们立在那里的模样，恍似感觉他们真的老了。

有一天，父亲忽然说，想在南屋砌个锅灶。起初我很反对，都啥年代了，还搞这些东西！如今燃气都普及到村户了，翻盖房屋时，为他们置办了最好的燃气灶，电饭煲、豆浆机都配备齐全了。再说了，虽然是农村，可村头就是集市，各种吃食天天都有，又何须自己亲手去做。没想到妻却非常支持，不仅通过熟人寻来材料，还亲自动手和父母一起把锅灶砌了起来。我埋怨妻纵容老人家，妻只是笑笑，不言语。

妻帮父母买来铁锅、铝锅、笼屉等诸多炊具，还在母亲的要求下费了好大劲寻来一盘铁鏊子。从此，蒸馒头、烙饼就成了父母的常事。父母做了面食，总会打电话来让我们去取。我有些不愿，这些平常的饭食满大街都有卖的，又何必多此一举。妻却不然，每次接过母亲手中的食物，都是一副如获至宝的样子，连称好吃，还说用柴火做出的饭就是香。我责备妻“贪心”，父母这把年纪了，也不怕累坏他们。妻还是笑笑，不言语。

其实，妻远比我孝顺。父母的换季衣物、生活用品，都是她细心操办。每次回去，妻采购的东西都装满了后备箱，生怕父母缺吃少穿。一次，母亲住院，我和妻去陪床，母亲同室的病友都以为妻是母亲的女儿，搞得被当成女婿的我既高兴又尴尬。

妻总是夸父母做的面食好吃，只是没见她吃多少，大多还是便宜了我的肚子。从小吃惯了母亲做的饭，那些饼或馒头确实比街上买来的吃着更有味道。

自砌了土灶，父母隔三差五就会用土灶烧水做饭，袅袅炊烟从南屋的门窗悠然飘出，弥漫升腾。父亲烧的柴是刨花，是做木工的姐夫给搞来的。刨花暄软、易燃，火燃起来几乎看不到烟。父亲说，虽说在农村，但也不能搞得乌烟瘴气，影响邻居，更不能破坏环境。刨花燃起的火焰欢腾着，映红了父母惬意的脸。

这次回时，父母照例装了刚刚烙好的薄面饼和前几日蒸好特意留出来的馒头，大包小包地往妻手里塞。我忽然觉得，母亲的声音竟是比之前高了许多，精神头也足了。父亲在一旁哈哈地笑着，也是底气十足的样子。上了车，我对妻讲了这个发现，妻望望我，依旧微笑不语。我忽然明白了，原来妻早就知道，这人间烟火气能医老人心，能让父母重拾昔日的信心，摆脱日子枯燥，重燃对生活的期望和热爱。也许，她更是想让父母找回自信，让他们觉得自己老有所用。

父母的烟火气

肖刚

母亲的『阳光聚会』

马俊



最近看了电视剧《小巷人家》，我觉得剧中黄玲和宋莹之间的邻里关系特别亲切熟悉，让我想起往事。我的母亲是个热情开朗的人，跟周围的邻居相处得非常好，尤其是刘婶和王婶，她们三个人像姐妹，经常聚在一起。

我现在还记得，冬天有阳光的午后，母亲在院子里高喊着刘婶和王婶的闺名，让她们来我家院子里聚会。那个年代的大部分女人，结了婚就失去了自己的本名，被唤作“某某媳妇”或者“某某妈”。可她们三个偏偏不会如此，她们倔强地保留本名，好像是为了活出自己的个性。

我家院子里常年摆着一张旧木桌，正好适合围坐聚会。农家女人勤劳贤惠，母亲和她的姐妹聚在一起时，每个人手里都不闲着，有织毛衣的，有纳鞋底的，有绣枕套的。她们一边干活，一边聊天，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。有时三个人同时笑得直不起腰，热闹得很。冬日的阳光软酥酥的，小院里一派安然祥和。这样的时光，对她们来说是一年中轻松快乐的。冬闲时节，不用到田里干重体力活，坐在暖阳下动动针线，日子都会变得温柔细密。

母亲早年做过教师，识文断字，算是那个年代的文化人，总被别人高看一眼。三个人聊天的时候，母亲是话题的主导者。有时刘婶会抱怨她婆婆的挑剔和厉害，母亲从来不会把这个话题聊成“婆婆批判大会”，而通过自己跟婆婆相处的事，巧妙委婉地告诉刘婶，多看婆婆的优点，真心对婆婆，婆媳关系就和谐了。王婶的妯娌性格泼辣强势，三个人就一起“研究”如何跟妯娌保持和平关系。说说笑笑间，很多家庭矛盾就化解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几家从未出现过婆媳吵架，妯娌不和的事。

冬日的阳光真暖和啊，小院里特别温馨。这样的时刻，我正和刘婶、王婶家的孩子在旁边闹腾。我们追逐游戏，无比快乐。母亲忽然喊我，让我去把家里的红薯干和炒花生拿出来。我从柜子里拿出美食，放到木桌上，招呼伙伴们来吃。三位母亲也停下手中的活，享受冬日美味。母亲们聊起育儿的话题。王婶说，我们这几个孩子很奇怪，在一起玩从不吵架。母亲说，这叫言传身教，我们几个关系这么好，我们的孩子当然会有样学样。伙伴燕子很调皮，学习也不好，她妈妈总叹气。母亲说，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优点，燕子善良仗义，唱歌好听，还会讲故事。燕子听了这话，美滋滋的。母亲们满脸笑意，孩子们欢欢喜喜，这样的场面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冬日安闲，时光微暖。我一直觉得，母亲是个很懂生活、也很会经营生活的人。闲暇冬日，她懂得放慢生活节奏，享受惬意的午后时光。跟姐妹聚会，相互间倾诉和倾听，既能增进彼此情意，还能释放生活压力，体验到生活的种种美好滋味。我想，母亲在冬日暖阳下的聚会，应该叫“阳光聚会”，因为聚会带来的全都是美好舒适、积极正面的感觉。

受母亲影响，如今我也喜欢冬日午后邀约三五知己，去咖啡馆聚一聚。这样的“阳光聚会”，真的是减压又治愈，温馨又幸福。

潍坊，吾心深处的眷恋与热望

王昱荃

5岁的时候，我会写我的家乡很大，有很大的城区，去百货商店可以坐火车，那条铁路叫胶济铁路。

10岁的时候，我会说我的家乡是风筝之都，也许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对天空、对远方产生了向往。

20岁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离开家乡，坐上了南下的火车。那年的家乡是不舍的情怀，是青春的结束，是人生的起点。

25岁时，我大学毕业，恰似羽翼初丰的幼鸟，怀揣着满腔热血与憧憬，只身闯入大城市的繁华丛林。彼时的家乡，是藏在心底、期待来日功成名就之时荣耀返回的地方。

30来岁了，再看故乡，它的发展思潮澎湃激荡，她愈发敞开怀抱，我的欣喜与期待在心底悄然蔓延。

潍坊魅力，不止纸鸢飘舞、胶济铁路的悠悠旧影，更在于深厚底蕴与革新气魄的交融。

二百多年前郑板桥曾留墨香，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

疾苦声”，如此清正风骨深植城市脉络，滋养后人灵魂，我的诸多同学受此熏陶投身仕途，从商者亦怀家国之情。

遥想明清时期，潍坊“二百支红炉，三千铜铁匠，九千绣花女，十万织布机”的繁华盛景，恰似烟火长卷，铺陈往昔峥嵘，“脚踏实地”四字，成为代代传承、永不磨灭的精神根脉。

步入当下，潍坊凭雄厚的制造业与现代化农业，阔步迈向世界舞台。“潍坊制造”硬核有力量，寿光蔬菜声名远扬，儿时老家旁那望不到边的耕地、大棚，孕育出“绿色奇迹”。“你还没一棵葱高呢”这句戏言，如今也已成真。

风筝会，是潍坊的高光时刻，万筝竞逐碧空，传统纸鸢携古韵，现代风筝绽新姿，引得世界目光聚焦。“风筝牵线、文体搭台、经贸唱戏”，古老民俗化身纽带，串起全球情谊。

复盘人生棋局，潍坊恰似心灵归处，棋盘纵横皆为深情，落子之处尽是馈赠。